河東鹽政彙纂

序

天德莫大乎生財王政莫大乎理

不理以人事濟天事而後造化之

虞夏舊都也大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章薰風徐

來阜財解慍於是天不愛寶溢爲鹽池而河東之鹽

遂甲天下蓋天地之用有五行五行之用配五味天

一生水水潤下作鹹故鹹居五味首考諸厥類有煮

海者有挹井以煮者有以水沃土者有採諸山蜒草

木者人功則煩獲利殊鮮獨安邑之鹽出於解池汪

汪洪波數百千頃薰風鼓之鹽成昕夕疑夫鴻鈞作
啟天即設此大冶醞釀至寶以供人間然雨則病滯
旱則病枯疇其節宣實賴人力利叢奸積事猥弊滋
吏或舞文民易犯禁故鹽官之設河東尤重職惟艱
哉憶蒇丁巳余以非才忝膺厥職恤民惠商唯懼隕
越幸無有瞭溢以告成事歲紀遞週奉天蘇公
欽命司鹾茲土涖事三載弊革利興奸宄屏息土益饒沃
物用滋羨河東之民沐
皇上之洪庥被我公之仁恩如披薰風而解於邑暇庶民

哉庶事康哉洋洋乎虞廷之歌復見今日蘇公又以
保釐之暇出其宏才集成一書號曰彙纂歷序鮮梁
鹽政始末古今官司之損益條分縷析綱舉目張開
卷讀之若與中條爽氣相接于几席間可云開物成
務綜核該博者矣後有君子鑒於是書而濟以廉平
行以寛厚河東之政愾愾乎游刃有餘是則解池爲
天地之寶而是編尤爲鹺政之寶也夫
辛未上元後五日戸部右侍郎前廵按山西督理河
東鹽課監察御史年家眷弟徐諾武書

序

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洪範水曰潤下作鹹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供百事之鹽有苦鹽散鹽形鹽飴鹽之異當是時以下貢上資食用而已自管仲興鹽筴說桓公代菹薪煮海水計國人之丁口而給之洎及漢特鹽鐵之利遂二十倍于古北魏特于河東鹽池立官以收稅利唐則劉晏為轉運使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俸祿皆仰給焉宋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給之鹽明與于天下

產鹽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遂各有定額古來鹽政之不同大畧如此要而論之鹽筴之興自管仲始鹽官之立自漢始而河東鹽官之立自北魏始是皆因地產之利而經制之以克國計以便民生所由行之而不可廢也今天下榷鹽之地凡四獨河東課最少課少則易以集事鹽使者宜可優游而稱厥職而正不然淮浙長蘆行鹽之地多通都廣邑戶口殷繁其勢易以踈銷河東所轄大率荒僻丁少而貧鹽每不能即散淮浙長蘆多水道艤舸巨艑

歷涉游行轉運者事便而力覓河東山路崎嶇詰曲驢橐不足則肩背負販故轉運爲獨苦于此而欲上體
國計下軫商民奉行成憲而中乎事宜非有開濟練達之材潔廉清白之守悉心區畫久而無倦未易以勝任也若運使蘇公真其人哉公受事河東久端委河東因革損益具有成算于胸戊辰冬余奉
命巡視獲與朝夕商確次第釐舉其大者具疏條
奏幸邀

俞旨報可施行如請修渠堰而鹽池之水患除請豁包課

而額外之攤賠豁嚴私鹽之的決而奸戶知懲行連

環之印票而影射永杜坐商鬮分地方而攙越息小

販見値市鹽而積欠清諸如此類皆公頓五指而計

畫之肌分理劈切中窾要用敎余以所不逮而余得

籍手以仰副

聖天子恤商惠民之意所不至于隕越者也公之功豈不

偉哉今公已受知

聖天子擢授江右粢藩念幾年來所講求而施于政者具

有苦心而慮後壽者之無所援據也爰勒成一書曰

河東鹽政彙纂始鹽池迄

令甲凡六卷州次部居發凡起例明古今之所以異宜

規制之所以得失利弊之所以相因而大旨在于恭

鏡前謨取衷

盛代以垂示于無窮斯其用力不可謂不勤而用心不

可謂不遠矣余忝與公共事者一年還

朝後時時憶公之教而自媿不文不能爲筆爲一書以

誌其詳也得公自爲之而余爲糠粃之導與有榮施

焉故總其因革而序之類與海內之讀是書者共賞之而已

旹

康熙二十九年嘉平辛未浙江道監察御史前巡視

河東鹽政荒津郝惟謙撰

河東鹽政彙纂凡例 六則

一彙纂之役所以明河東之鹽政也政非鹽與非河東之鹽例不得與乃於現行事理則高書以爲綱表尊信也於歷朝之損益因革彙書焉而發明之用彰歷代之美備猶夫史家之有目矣運使鹽臣按以驗見在位謀政以與弋獲貨非尚已考列成績者或備龜鑑或示章程其於讜言杰搆有切乎三省鹺法則棄收之俾紳繹者擴其忠愛之心焉耳

一鹽之爲政上期裕課下期養民而三省之財貨亦於

是焉以相濟倘未協乎情理之至當文烏足以持遠
久故指事則徵文獻立言必驗施行源委異乎操觚
者之可以約舉略陳祇圖璀璨其文而已也篇中列
考倂詮所自於節末以便尋源並非自炫網羅之淵
雅閱者鑑之

一泄壩成敗全恃天時天可必乎旱乾害小水溢害大
前賢創渠堰定工徑與盡人力以挽天也心良苦矣
運志志未周詳似乎闕而有待茲纂考古今之形勢
校先後之經營與夫源流起伏丈役尺工凡有成蹟

畫彙於篇用供當事之討論備閱視失宜與其事務民供非人臣之所敢出矣。

一課目視乎引目鹽書例多並志是猶形影之不克相離也。然科徵增減頗難定準。或有增課於引而引目不增。或有減鹽於引而課目不減。更或引鹽俱減。而課目反增。亦或鹽課俱減。而引目仍舊。千百年來更變無常。上下古今者。不禁銀海花生矣。茲以引課分彙各篇。使取下之輕重。理財之得失。開卷瞭然。雖曰立異。或亦財衡之捷徑歟。

一志記名物類多繪圖卷首收千里於几席善讀書者無不欣爲枕中之秘然其竅妙全在應陳詳確位置分明鮮池堰臥山麓境聯綿遠渠堰重環狀極縱橫其派工防潰之州邑又復星陳錯落主之者務於里道情形胸有成竹方能先事綢繆當機措置茲纂池圖先定方位起涑河岸終聞喜之涑水凡山川城邑村落橋灘有切於池者無一不按道里而列書之果能案頭熟視有緩急宜有益也

一池爲課藪源委必詳宜乎首纂矣女鹽小池以及護

灘其解池之葭萃藩翰乎而近池山澤亦池之氣求
者也故彙爲第一卷源委詳則圖治宜急矣故纂運
治次之圖治則保固不可不周也故次之以禁垣渠
堰圖治則職掌不可不脩也故次之以官師而胥役
附焉保固周職掌脩矣而後引課商販種治放鬻鹽
政之大者也可不次第經理哉於是物產既裕所害
在塞所利在通唯行分則無礙唯私禁則不壅然二
法雖立而不要之以令甲則適從罔據猶非善政也
故纂運銷禁緝而以律例終焉乃若河東名郡也爲

唐虞起化之都。人賢。名物。風化。文章。足以傳久遠而並光典策者。其勝書乎。蓋緣聚纂之役所以明鹽政鹽政以外。不得越俎而問之矣。

康熙庚午中秋次山昌臣識於游光樓

書坊府藏選行豐濟齋

河東解池渠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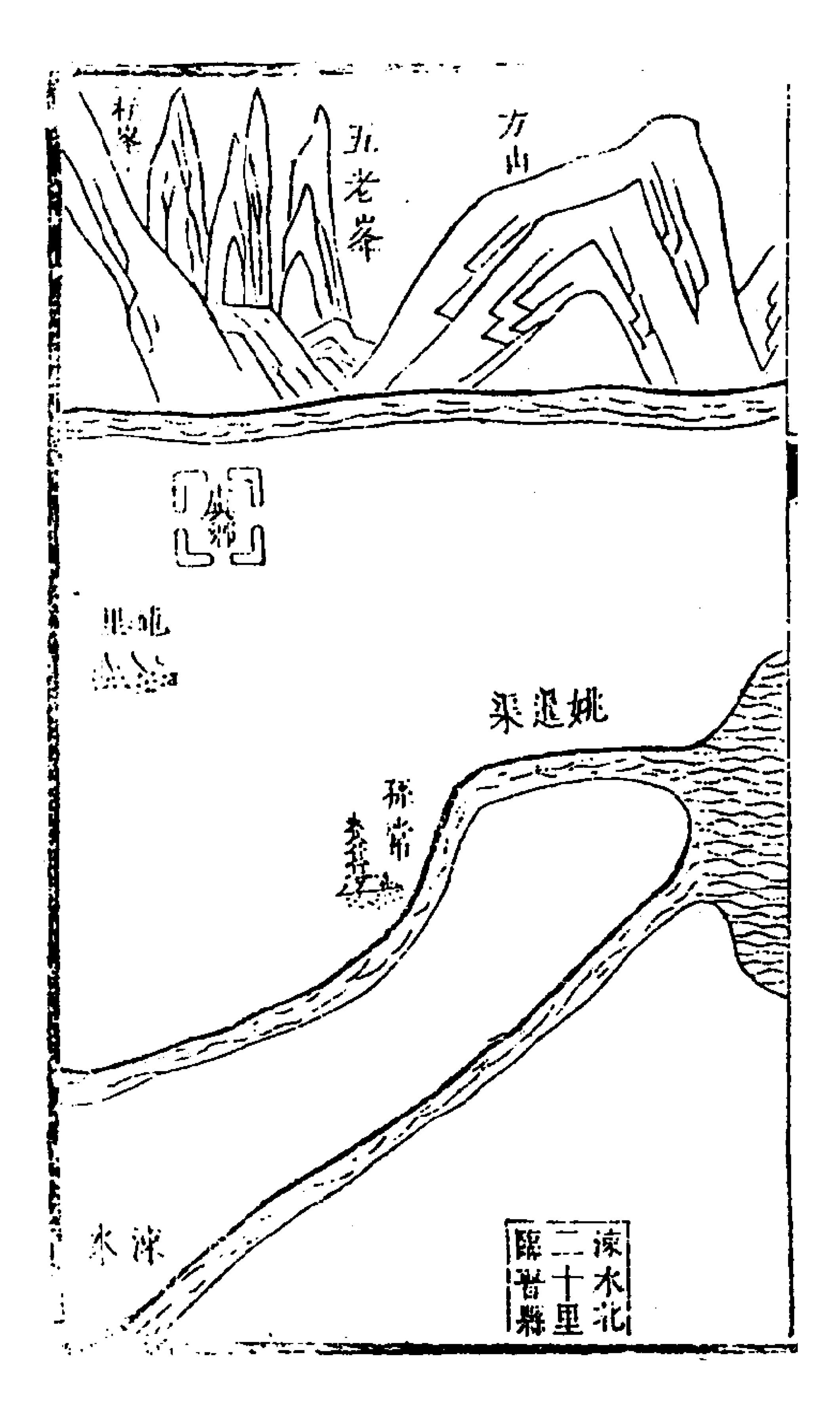
是圖首起蒲州西偏之黃河水次紀解閘東縣衛偏之涑水姚渠所自出起自解北汝終於清北湖北計二百四十里乃於水則前有山林峪新堋皆紀之者何耶蓋解池鹽唯恃天水以為盛衰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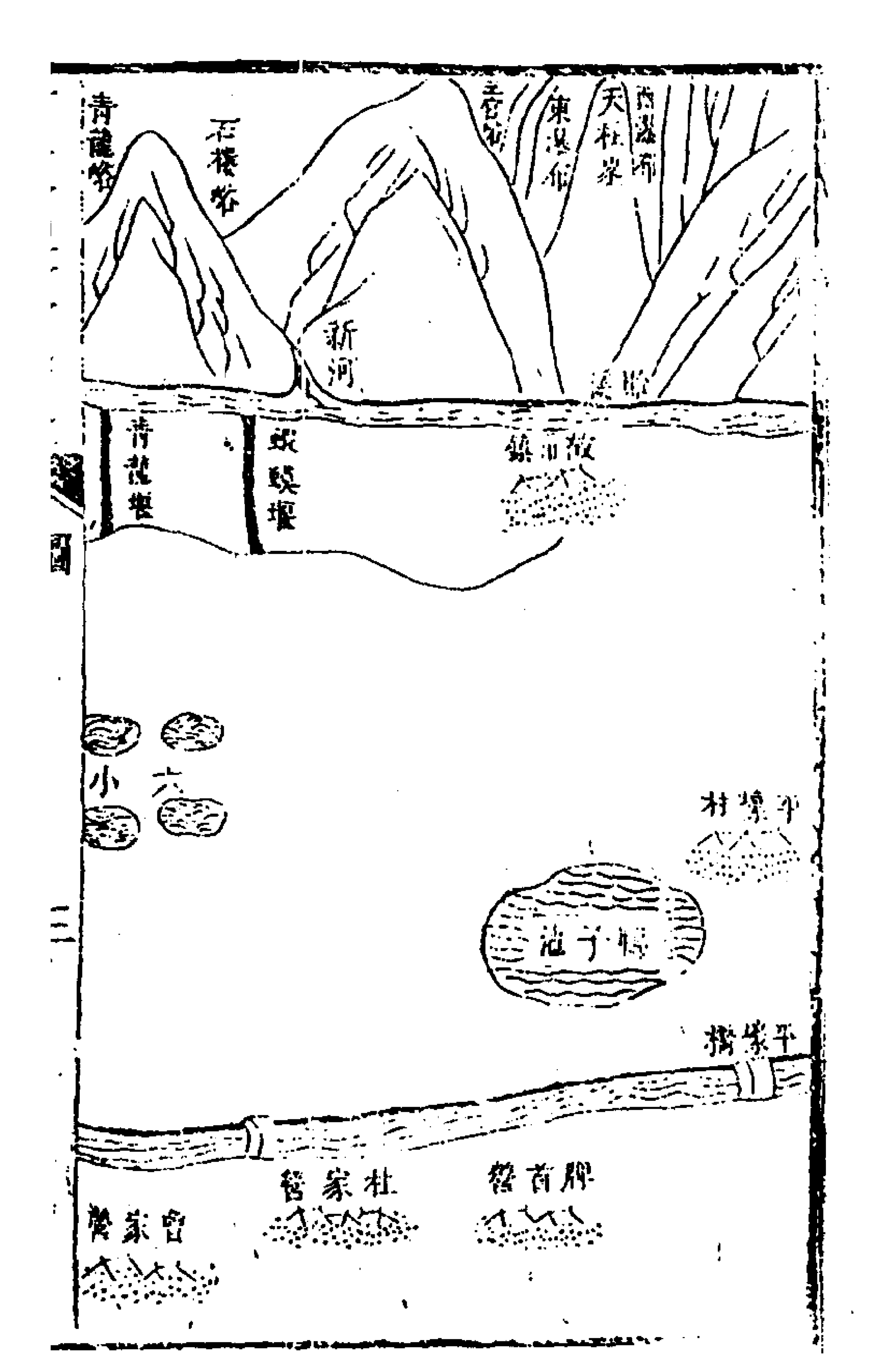
孟明橋

小澗橋

小澗村

金牛寺
五姓湖
五姓村


五老峯
方山
姚暹渠
孫常
涑水
涑水北
二十里
臨晉縣



青龍谷
石樓谷
新河
青龍堰
蛾眉堰
小
六

五龍峪
桃花洞
靜林澗
趙家溝堰
五龍堰
西張
崇寧宮
女鹽池 又名 硝池
黃牛堰
七郎堰
硝池堰
東禁灘
西禁灘
長樂堰
沙窩村
西王村

分水嶺

常平村

短堰

常平堰

房

黃家

野狐泉

西禁門

長樂司

八里舖

十里舖

長樂源

下坂村

馮村

王家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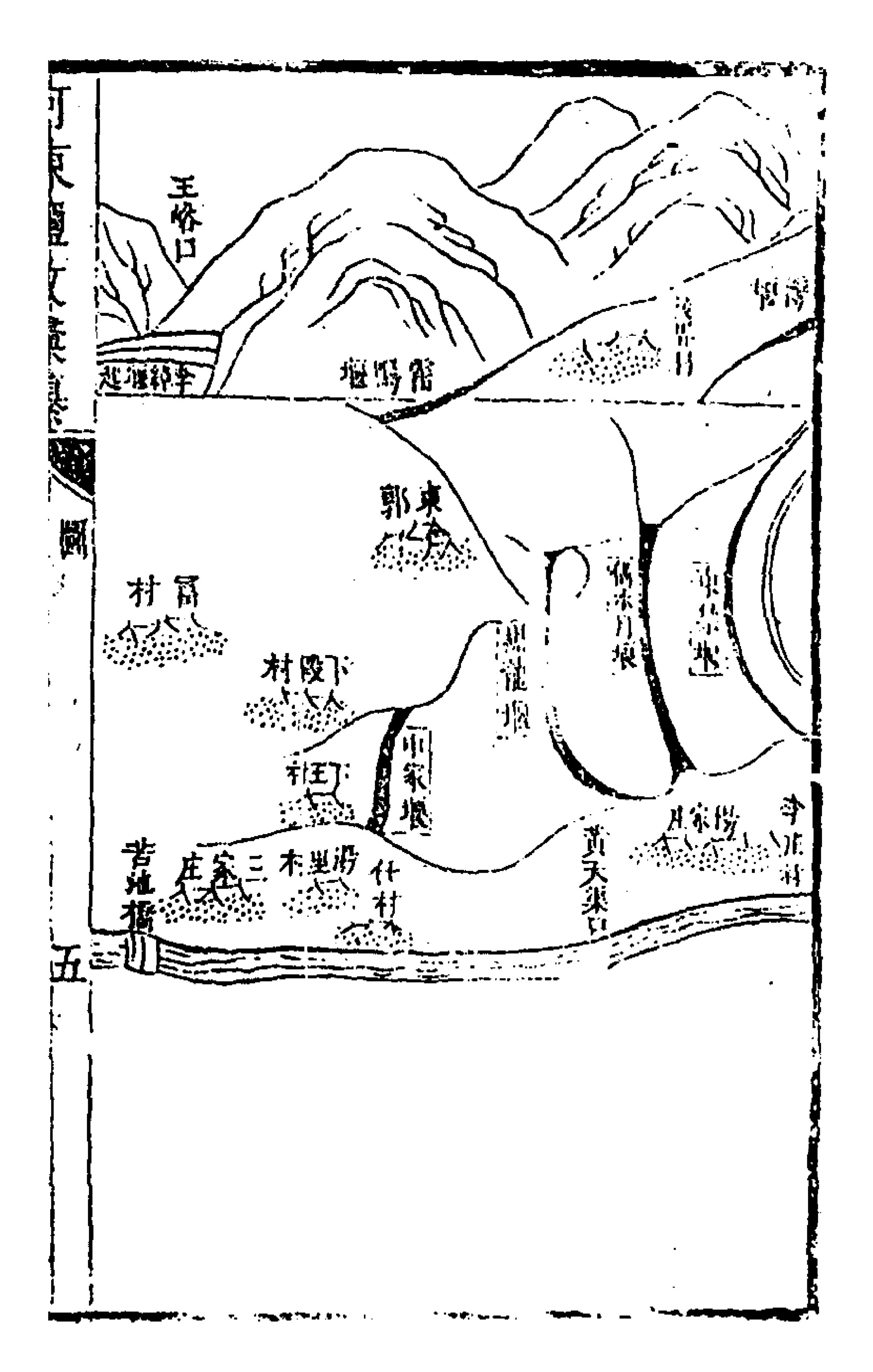
馮家莊

上坂村

張川村

此水冰處名黑河之能生鹽北灘沾鹻汲之流曬灘北高處鹽於谷斜村壘其高岸名曰壘岡皆鹽字

自渠堤起北至涑水四十里中有鳴條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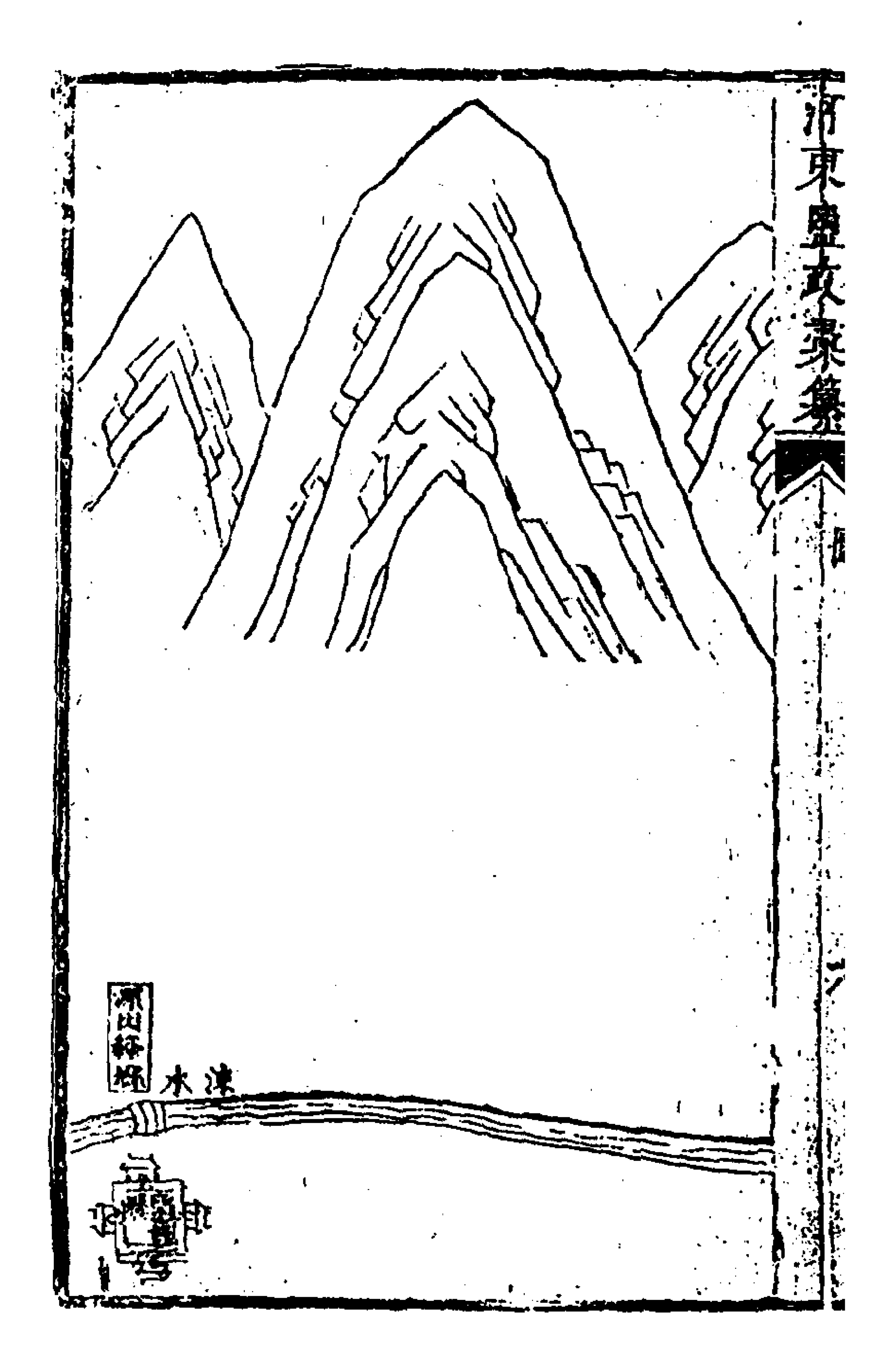


王峪口
東郭
下段村
王村
三家庄
什村
黃天渠口

瑤臺頂
玉成谷
白沙河
白沙堰
朱呂村
裴介鎮
小呂村
苦池灘
平水
苦池
張戶村
苦池村灘
水頭鎮



家口
渠
城
東山諸水洞入


源出絳縣
涑水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一目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一

河東都轉運鹽使襄平蘇昌臣編輯

解池

河東大鹽曰解池。解池一名鹽池。亦曰鹽澤。水經注所謂鹽監。山海經所謂鹽販之澤也。唐封寶應靈慶池。在山西平陽府解州之中條山下。廣五十里。袤七里。幅員一百十四里。深可數仞。東爲安邑。西入州疆。池形橫亙。列有中東西三池之稱。雨暘時若。縣水漸成鹽板。薰風自南。則鹽花生結。古撈今種。天人之功雖殊。而解慍阜

財。惟風是賴矣。

河東古郡名。秦置也。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名平陽縣。而爲中行氏。晉定公十五年。韓宣子倂中行氏之食邑。其子貞子。徙居之。地乃屬韓。韓哀侯元年。與趙魏三分晉國。而徙都於鄭。地改屬趙。秦倂諸國。分天下置爲三十六郡。是名河東。蓋緣河起西域。歸於東海。始流向北。迤邐而東。經鹽湖開府而南。郡當左境。故曰河東也。歷代更譌。區目各殊。稱平陽府。而轄三十四州縣。則自明伊始。我

剏因之曰大鹽者別於散鹽也池以解名名以州也洪水方割州在水中號為渤澥三門鑿而水去遂謂為解春秋謂之解梁漢謂解縣隋謂虞鄉五代乃謂解州云禹營安邑縣本禹都今爲州之屬邑池地分坐安邑而直以解名者尊所統也鹽者不固之意池鹽風結雨淫即敗名池以鹽有戒心也鹽澤蒲昌海之別名也海在葱嶺之東河流所注伏流潛洩無溢無涸水味鹵鹹鱗介不育產鹽利民池頗似之功同名同義雖比擬良亦稱實矣唐之大曆十二年秋霖告

灾鹽不爲敗。度支韓晃感池靈爽請加封錫。報可。賜號寶應靈慶池。并禋祀以旌保定焉。中條山跨多邑。池臥北麓。以州縣劃疆則稱二池。以地形分段則當逼城者爲中池。左近縣治爲東池。右近州治爲西池。名雖分三。仍一池耳。循其廣袤。而周計之。是得幅員一百一十四里。中計方里。應有三百五十。算分頃畝。則爲頃三千一百五十。爲畝三十一萬五千也。渟泓浩渺。漣漪暎天。鹽根附土。糾蟠纏結。然是池也者。各水淆之。則鹽不生。以故旱則病枯。底深岸高。各木易

趨以故雨又病潦不枯不濟則日曝水凝面成鹽板南有風洞勝者中條以時薰發出聲隆隆池水被之板上花生鹽顆自呈古惟集工撈采收自然之利李唐以後有治畦澆曬之法其成鹽也無不皓潔理解芒如貝齒析類斗印國課民食於是乎賴河東栁下所稱大寶者誠不誣也粤稽九有鹽之品類最屬繁多大約生乎天而成乎人陰爲體而陽爲用夫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故有挹水於海煮以牢盆而成者薊遼山東兩淮廣南閩浙之鹽是也有挹水出井成

造法同煑海者西蜀滇黔之鹽是也有挹水沃土或值雨過土白刮淋漉煮而成者河北營井之鹽是也有崖硍崔嵬雨滋日暵積如礬霜刮取即可克食者階成蘭鳳之鹽是也更有龍城剛鹵形似蒺藜其下有鹽纍碁而生如異物志所云者巴東朐䏰井在北崖鹽水自凝中突邊鋪狀同傘子如陶弘景所云者再則木鹽依樹蓬鹽依草造化生成亭毒叵測要之雨露雪濡不爲類矣日火皆陽爍水作味其用仍一即或化成自天人力不與總非二氣磅礴之化與氣

鹽之深者不能。惟此解池。則取雖與廟灣花馬之法同。而薰風自南。鹽成斯夕。作味甘鹹。功用神速。洵莫與並矣。於以備膳饈。周禮首貴飴鹽。因之置榷賦。漢世獨先安邑也。不亦宜哉。

按說據臆見。待正高明。

平江蔡方炳鹽課篇有云。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屬流於天地之間。潤下之性。亦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結爲鹽。以故品類最夥。在在皆有。此蓋本乎洪範之言以立言也。昌臣曰。是言足以槩水之性。而未足以

槃木之味也。夫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經絡也。經絡各源藏府。水亦各源瀆浸。潛通幽滲。纖毫不紊。如阿井源自泲瀆。性也。味也。與泲從同。推之。則凡池井之源於泲者。宜無不同可知。即凡源之出自他浸他瀆而為池井者。其性其味。無不同於自出之源。亦可知也。今夫鹽。水之所凝結者也。潤下作鹹。固矣。然天下實有不成鹽之池井。寧非水乎。寧非潤下之性乎。要知洪範之旨。乃謂潤下之性作味則鹹。性中之理為然。而有成鹽不成鹽之別者。緣於所出之源不同。有

作味與不作味耳。何也。江淮河漢皆水。而唯朝宗於海。海爲百浸。以王百谷。乃得水性之全。而潤下作鹹者也。故產鹽之地。近海爲多。凡天下之爲井爲池。其亦足以成鹽者。實以源由於海。而不得止持水性潤下。潤下作鹹之說。槩之矣。

考

事不稽古無以信今。池爲鹽澤。足國利民。事綦重矣。唯是秦漢以前。權依不施。用度是供。而九貢定於青州。貢鹽備臚。一見周官而已。然河東域居中土。采風持論。時亦及之。厥後輓輸有制。則官人考績。編役分疆。凡有關乎重大緊要者。於以分類彙編。併有稽式。至若已往之陳蹟。一定之象數。與夫天兆人應。足以廣見聞而揚遵守者。爰附錄焉。

鹽人掌鹽之政令。祭祀。供其苦鹽散鹽。賓客。供其形鹽。王之膳羞。供其飴鹽。周禮

戊子。王至自鹽。穆天子傳

猗頓用盬鹽起家。富埒天子。史記

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國利君樂。不可失也。左傳

漢永初六年。河東池水變色。皆赤如血。後漢書

唐貞觀十二年。二月丁卯。車駕如鹽池。新唐書

開元五年。鹽池涸廢。河中尹姜師度大發卒。洫引[illegible]

流置鹽屯。解州志

光啟元年。宦官田令孜請以二池領鹽鐵佐軍食河東節度使王重榮固爭。乃徙重榮兗海節度使。重榮不奉詔。令孜遣朱玫進討。戰於沙苑。敗績。帝幸鳳翔。新唐書

宋大中祥符三年。八月庚申。解州池鹽不種自生。以瑞聞。帝命屯田員外何敏致祭。宋史

祥符七年。池水涸。鹽花不生。相傳有武安出龙之戰晦冥久之。水既足。鹽生如故。安邑志

崇寧元年。遣內侍修解池。凡開二千四百餘畦。通得鹽一百七十八萬餘斤。百官入賀。宋史

金貞祐三年。以池能利國。復陞解州爲寶昌軍。金史

明嘉靖十一年十一月。虎入禁垣。踞池神廟。運司志

嘉靖十二年。五月。雷霆有龍起池中。運司志

崇禎五年。七月。雨經三旬。決池無鹽。商大困。解州志

篇章

文章政事。相濟爲功。凡有敷陳鋪張紀述贊詞論。可爲經。詩可爲史者。一皆採錄附存。欲使讀者紬繹之下。求其意之所在。耳如風雲月露。盡態極妍。而於鹽法無與。則姑置焉。以俟操觚采而登選壇

者

虞帝南風歌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昌臣曰。登呼吾民。知歷數之在躬也。曰解慍。曰阜財。全爲四海困窮。重憂勞耳。字字從克咨心法中流露。不得作閒情嘯詠讀。於不得作垂拱太平之詩看。三復聖篇。凡在臣工。愼勤之惕。其可緩乎。

唐柳宗元晉問。略 柳州牧字子厚解州人

柳先生曰。猗氏之鹽。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

化若神造。非人力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塍畦畛交錯輪囷。若稼若圃。與分鱗鱗。邐瀰紛蠻。不知其垠。俄然決源釃流。交灌互洄。若股若股。委屈延布。脈爲膏浸。瀠濕滑汩。彌高掩庳。潑隴冒塊。決決沒沒。遠近混會。抵值隄防。瀠瀦瀟灕。儼然成淵。漭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所以。及神液陰凝。甘鹵蜜起孕靈畜媼。不愛其美。無聲無形。熛結迅疾。迴騂一瞬。積雪百里。淼淼漭漭。沓債離折。鍛圭椎璧。琁轉的爍。作似隕星。及地。則滅相躲。冰裂雹碎。襍從增益大者

印纍。小者珠剖。湧者如坻。拗者如隹。日晶熠煜。熒駭
電走。亘步盈車。方尺數斗。於是裒斂合集。舉而推之
皓皓乎懸圃之巍巍。皦乎湛乎。徃山太白之淋漓。駭
變化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後驅縣牛馬之運。西出
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周宋。家獲作鹽之利。
大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養天下也。與
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如何。吳子曰。魏絳之言曰。
近寶則公室乃貧。豈謂是耶。雖然。此可以爲利民矣。
而未爲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

得其欲服其教而便於已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若其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明呂子固鹽池問對 弘治己酉舉人官甯平教諭字孟堅解州人

正德戊辰秋遂人適河西遊登藥山之顛觀泰川之勝下歷宜川歸息坂底有羽士接廷延問曰先生世居河東之解解有鹽池其形何似遂人曰近在解城之東遠至安邑之左南限中條北濱峨嵋形若沐盆平如砥石袤狹廣長幅員百里花浮池面雪湧水底

誠天設地造之區也羽士弖弟子少遊幽燕歸經青齊彼之鹽或出於土或煮於海則有盆鑊之勞壯入蜀川順流淮浙彼之鹽或汲於井或掃於鹵則有煎熬之苦至於山崖草木皆假人力何獨此鹽若天然乎逸人曰水惟潤下潤下作鹹觧池下深百仞傍多輔相北有淡水泉乃幻化鹽花之腴南有分雲嶺乃尸主鹽澤之神東南有鹽風洞鹽花得此一夕而成東北有湧金泉鹽花以此滋養而生然鹽雖賴木多亦能敗故池外有垣垣外有塹塹外有堰連環數重

渟滀百水。俾滲漉潛入。交相培養。方成作鹹之利。碩味鹹。魚鱉不生。性溫。隆冬不冰。春秋生鹽多硝。夏月生鹽獨美。若春葩之媚目。秋蕚之耀目。晶瑩百里。取之不窮。誠大寶也。羽士曰。敢問生育如何。逸人曰。在朱。池次爲溝。布畦。其間。歲以二月一日。畦戶入池。盖耆。治畦。浚溝。俟風至。引水灌種。水深一二寸乃已。經數時。水面鹽花浮上。若凝脂皎雪。謂之塌花。以其必擊塌而後成鹽也。乃用木扒遍打。沉於水底。風力潑蕩。逼以烈日。啜水視之。若貝齒然。色即潔白。粒如斗

顆。歲旱色乾白。粒細而芒。霖雨過多。日色不烈。則青頭色。正南風。或正東風。則紅白。顆成小印子狀。東北西南風。則塌花不浮。滿池如沸稀粥。謂之粥發。其味苦澁。不堪食。刮棄畦外。俟風轉。則上水投種。俗所謂朝種暮收是也。國家和氣所召。川原呈祥。不必治畦灌種。蓋池以瀦水。下有淤泥。中有鹽根。根上有鹽板。歲四五月。烈日暵池。水面生花如薄冰。東南風震蕩其花。翻花板上。自成顆粒。古謂之漫生鹽。今謂之斗粒鹽。若得小雨。則顆愈鮮明。故曰顆鹽也。羽士曰。於

古今何如。逸人曰。青州貢鹽。未聞解鹽。周官以鹽人掌鹽。而有盬鹽。謂不煉治者。蓋解鹽也。穆天子傳有安邑觀鹽池語。左傳晉成公六年。有晉人郇瑕沃饒近鹽之說。則解鹽。載之籍。亦久矣。秦之鹽利。二十倍於古。猗頓富與天子埒。漢以山澤爲私奉。唐以鹽鐵佐國軍則解池之利博矣。宋則解鹽通商。陝京爲便。商以納錢之鈔輸鹽務。官以給鹽之鈔在解池。公家無藉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雜。爰至於元。雖取用解鹽。而興替不常。國家以鹽通商。以利佐邊。故封以墻

塹逕以警邏而又統以風紀民不得竊啇不得員防範周矣羽士曰沿革何如逸人曰自鄭當時舉齊之齊鹽者解鹽在官始悉後魏及隋嘗舍其禁與民共取但富民獨專利貧者重困乃復歸於官唐隷度支五代漢置解州榷鹽院宋分兩池爲兩場置官八員而州亦有榷鹽院守貳領之總其事曰制置金因之元初置司於池之北阜曰路村後罷解鹽使徙陜西都轉運司於路村罷西場爲兩場故明朝因兩場之制鹽歸司成化末年撫鎮奏開東場於安邑西場於

解州又添中塲於路村均沾其利矣其食鹽之廣三省十府州三十二縣一百八十九則山西平陽潞澤遼沁陝西西安延安鳳翔漢中河南開封河懷南陽汝寧也羽士稽首曰微先生則弟子未知其由矣

明劉敏寛撰會侍御大秝鹽儲記 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字[illegible]余安邑縣人

天下山澤之利最鉅者莫若鹽筴顧海內之鹽不取諸洗灑則取諸煎熬未有不需天時與人事者而河東池鹽殆有甚焉蓋池圍百二十里其例若盂其平

如瓶外無可引之泒中無不竭之渊所藉獨雨澤耳潦則潰旱則涸固不成鹽無薰風則波不揚非炎日則鹻不烈亦不成鹽欲雨暘時若風日均調斷非人所能此產之不易也以十三屬星散之鹽丁當力農之時欲盡驅而歸之池則齊力之難以不滿二萬之丁欲兼收百二十里之池鹽則盡利之難趨避影射包攬偷惰種種百出則祛弊之難此採之不易也池鹽罕繼久矣頃者十年來逋課九十七萬餘引生者無多積者將盡三場鹽引月嘶一支商絕於途賈罷

於市。歲額幾不能辦。我鹽臺曾公。有憂之。焦思畢力。矻矻然爲無米之炊。卒使縣罄之民。不至枵腹而待哺之卒。不致鼓噪而脫巾。公之心苦矣。猶以爲此目前之支耳。由是鹽竟不生。將有不可爲與不忍言者。暨乎其後。乃滌慮責躬。省刑清政。率屬禋祀。靡神不周。更于暗室潔夜齋沐默禱。三月有如一日。果於甲辰季春。池鹽大生。歷夏及秋。蓋三時焉。公於是布其功令。嚴其督責。鼓以懲勸。率以躬親。計丁派鹽。日省月試。派數敷則賞。延於丁。不則究其官。足課者。聽採

餘料。照依商民給鹽。不願。聽釋去。他如困商困民在官之役。但採一料。優給工本。是数逃者。採鹽繁夥幾等鹽丁之額。此其大破拘攣。酌從權變。虛文積習。一洗盡捐。計所收鹽斤。一百四十四萬。七百餘引。足當課銀。四十七萬。九千餘兩。三年之額。不啻過矣。採鹽之盛。未有至此者。三省四民。舉忻忻相告曰。連苦乏鹽。幾不堪命。公不以其產誘之天。尤不以其採寄之人。化裁盡神。拮据盡悴。卒致鹽富若此。其惠至溥且遠。相率乞余言以紀大既。余惟人臣奉天子明命。專

制一方。但功在宗社。澤被生民。事逾尋常。行可爲則者。必載之旂常。勒之鍾鼎。非徒旌其能。將永爲百世致治者之範耳。况春秋大有年必書。重民事也。重民事。重民命也。重民命。重國本也。淮鹽三省命脉所關。儲計盈縮所係。茲者三年之積。收於一年。則三年之收積將何限。視大有年何如。且其蘄報遍幽明。措注協時宜。嫌卑甚於無能。兼總備乎衆善。良法美意。足垂不朽。凡此皆不容不紀。遂泚筆而爲之。嗚呼。儻諸諏鹽政。而觀風於是。庶不無裨益云。公諱彝漁。號旋

石廣東人。

明王詩祈鹽文。嘉靖四十年監臨。

竊惟安邊足用。鹽筴是資。陰運默佑。神明是司。所以崇廟貌而勤享祀者。非無所爲而爲之也。比年以來。鹽課漸虧。今夏已杪。顆粒不孳。豈職鹽之事者。善政不敷。無以致神之知耶。抑食鹽之利者。薦饗不腆。無以動神之慈耶。在昔有漢增重海課。而海魚不出。蓋鬼神忌多取也。今神之意。豈亦謂斯耶。夫額外之增。若在所緩。而惟正之供。不容後時。苟因加額而併虧

正額。是謂移怒神。胡弗思耶。辭等既各側身引咎矣。敢竭悃誠。仰叩神祠。伏惟軫念國計。俯恤民私。感召流膠之沵。潛通作鹹之資。鼓南風兮時薰。溥陸海兮華滋。使公私各足。幽明罔疵。豈惟神有休光。將辭等亦與有辭焉。則所以答靈明而謝景貺者。預何愛於騂犧哉。尚饗。

明劉敏寬河東鹽池賦 爵里見前

天備五行。是生五味。潤下作鹽。惟水之謂。蒐潴揉淑。汲井障汲。分及飛泉。草木土石。淘漉熬煎。矯揉擘畫。

其獲纖纖。其勞役役。惟茲鹽池。不壅不闕。肇判鴻濛參井之分。陰陽之宮。股肱之域。郇瑕之封。唐都之南。虞畿之東。稷山之址。禹甸之中。局圖麓而偃仰。伏河曲而靈迴。縱邇橫遥。幅員百里。垣繚雉列。圻堠巒峙。若盂若盆。如砥如矢。蓄幽壤之重泉。涵天潢之注水。元玉簇而根盤。堅氷萃而床起。中條崒嵂抱其前。孤山嶕嶢蹲其後。太行巑岏綿其左。雷首岝㠋聳其右。外則渠堰繡錯。淜湃而潔洄。内則崖壑星羅。棼沓而輻輳。時澄泓而鑒髮燭眉。時洶湧而黏天渥日。羣峯

倒影蘸琉璃而若浮。百卉貢妍。藉翡翠而欲滋。凭海光而眺遠。羌嶄巘之璁瓏。倚歌熏而臨深。恍瀨景之昭融。陟分雲而頫瞰。森鄧林之鬱叢。據五老而流盼。壯金岸之眠虹。千巖巏嵷而拱翼。髣髴兮飛五嶽而會同。殊流混沌而瀉汨。依稀乎納萬派而朝宗。五弦鼓其濱而衆民愉。八駿歷其涯而上游。著姬旦因鹽鹽以置官。祖龍輿重寶而建署。漢皇瀆武而資饒。唐帝除克而用鉅。閟宋迄元。一致百慮。洪惟我明。天作其防。鹽非待治而成。課不竢徵而裕。不啻什百於古

初之克飫者也故乃氣肅膠折。月白風涼。土膏向歇。息機弗昌。元律升凌。臧發栗烈。急景淒寒。氤氳闔結。青春受謝。駘蕩舒恬。餘陰潛伏。曦景稽炎。閱彼三時。詎曰無鹽。衎版蒼滋。溉澤弗霑。獨尾火首之鶉次當翼亢心之旦中。赤帝握符。火正致工。箕伯鼓靈箑而液蕩。水若駿洪潤而波中。欲歛實以就魄。謙變態其無窮。完碧既暖。流霞漸飣。絢若制錦。膩若敷酥。塌花始凝。賭輕揚而泛雪。黍粒作墮。旋零亂而沉珠。儀斗鑄形。不偏不頗。任天賦質。不烟不火。儼清冷而鏡圓。

倏縞素而粉傅。皚纍纍而綃連。貝瑩瑩而練布。玉龍鬭而甲捐。素蝶墮而趨蹌。播藍田之餘骨。膠摶風之颺絮。暮烜屯而霜冷壁寒。朝曦達而星流電逮。茲蓋皇輿穆清。夾介光飭。靈貺龍綏。丕顯明德。地不愛寶。瞬息千億。可以昇尸賓。可以調鼎實。可以作味君。可以和民食。猶頓不能封其殖。王鬻無所庸其償。於焉部百官。督萬戶。辨疆場。申蘐矩。旌勞勳。懲呰窳。籌盈縮。別甘苦。良時亟乘。美利無吐。筐筥如雲。鍬舂如雨。比次如鱗。旅進如堵。從蟜如風。欻爍如舞。千倉萬箱。

如揣如取。如坻如京。在水之湄。頁藏絕緄。涉瑶浮而泛銀河。捆載轟轟。過阿房而華滹沱。峰巒絡繹。轉徙丘阿。封馬鬣而窌此。象土壘而嵯峨。匪特克而藏窖。豈股削以誇多。由是軸轉實聲州之範。遵周官鹽人之筴。斥桑孔之瓶規。兼吳劉之故業。權衡公私。零待允協。應時邀支。森嚴甲令。千乘集而鋪致。萬馬齊而驍勁。百夫勸而奏功。五職植而掩映。進退適乎疾徐。聚散儆乎齊正。百家斯闢。三墉克備。爾乃崐巒交飛。阪貫連鑣。轂擊騎聯。袂帷匯接。濟汾澮。沿姑射。越沃

霍。達陽澤。而晉鄙牆也。由蒲坂。入潼關。渡涇渭。逼秦山。而百二給也。穿青石。杭河陽。逾汝洛。抵鄧襄。而天中優足也。季倫陶朱。嚷嚷嚻嚻。填貨帑藏。公家以肥。財賦不匱矣。任俠紫塞。士飽馬騰。撻伐禦侮。銷沮慝陵遷鄙不聳矣。外安內寧。金湯以奠。於萬斯年。受天之眷。九重釋西顧之憂矣。河清九思。溫清一方。賴此河東。與與揚揚。四民鮮顛連而無告矣。乾坤浩浩。今古延延。形勝未嘗乏也。而惜興坐收。俄頃無幾。若輿形勝爭衡者。謀莫之能全。利源則不一也。而雖歷交

加山川四壄咸與利源騈集者或莫之能前螳乎其
後者銅礦金穴鐵稱並軌者玉水金淵故宜乎監臨
轉運肅綱紀而重事權何忝乎春秋而戰圉九地而
艾九天或曰有是哉全勝攬而寶藏與奏效捷而導
利廣鹽池其天下之殊觀海內之珍域乎頑鹽有時
乎不繼何與曰雨暘時若採兼鉅細杜竊防銷澆曬
以濟源源陳陳惡乎不繼或曰曬鹽味劣卒致割地
如禁側何曰味劣非曬欲速其由曬久取鹹撈鹽與
儔或曰何爲樹防曰嚮賄通而繩販盜斯漏卮不耗

厚覆藉而謹決蝕。斯尾閭可塞。或曰。撈鹽間亦有劣者乎。曰。嚴容稽核。峻信法程。誰復爲劣。皎皎瓊瑛。或曰。鹽商胡爲稱困。曰。挨支四年。壓待鉅萬。鹽岐美惡。值分貴賤。裒多益寡。饒戲。齎羨。鹽釐課存。運發作難。若非近者百計憐存。濡沫餘生。索諸枯魚之肆者。殆將強半。或曰。甦困云何。曰。通其情。恤其私。興其利。除其害。庶桑榆之可收。允上下其多賴。或曰。今而後。知鹺池雖擅地靈。籌策則仗人傑矣。曰。裁成輔相。天地且因。睠彼鹺池。復奚疑乎。爲政在人。

昌臣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其義主乎誇美其體貴乎陸離。大約以文詞以辭諱理者多。而能寓其旨於字句之外。自子虛上林而後。未能易觀。即三都兩京。亦唯組織鳴工耳。是篇既不傷纖。亦不病俚。敷陳極周。比擬盡態。其當系亂之際。一種忠愛之誠。洋洋灑灑。設爲問難以明之。洵爲賦法大有補救之文。

女鹽池。

女鹽池。在解池西北。去州治六里許。廣袤三十餘里。一名硝池。時亦生鹽。淡苦無常。不可以食。前經採取。今廢不用。

解池之西。禁垣迤北。有小池七。女鹽池者。小池中之一而最大者也。爾雅釋女爲小。女墻女桑之類是也。池爲小中之大。而反以女名。蓋對垣中之大池而言也。唐之開元二年。姜師度拓置鹽屯。唯時天下鹽池共計一十有八。鹽井六百四十。蒲解之池凡五。總名

東西二池。設女鹽監以董西池。則女鹽之名。應自此始矣。但女池地據高阜。首當中條山谷之下流。所潴客潦爲多。溢則水淡生魚。乾即水苦生硝。硝本鹽類但作味苦濇。克食則使人洩痢。人君愛民宜乎不採也。然女池既在禁垣之外。盜取每易。具鹽賤售。猾法碍課。是以嚴禁撈採。又且勢較東池爲高。山谷水漲姚暹渠滿。澎湃吞吐。東趨禁垣。大爲池患。垣西築有硝池諸堰。會爲外藩。以防潰決。元末。運治移於路村。西池始廢。明萬曆四十年。侍御楊州鶴題請開荒洩

晒。准半報以恤困商從之。尋仍抛棄孫殲不治云。

六小池。

六小池者。一曰蘇老。一曰熨斗。一曰夾凹。一曰永小。一曰賈瓦。一曰金井。在女池之西北。方長不一其形。而最大者。水面不過畝餘。間亦生鹽。實即裕鹻。現今禁採。例與女池畧同。

六小池。形如聚星。於女池相距數里。開元以後。總稱西池。同隸女鹽監守。荒棄既久。至明隆慶間。正課不登。侍御郜永春奏請刮此數池。如唐宋舊制。歸於縣官。滌積潦。去淤泥。脩築畦塲。盛夏種之。及時收採。修

墻建舍。立法稽查。令少成多。未必無毫末之助。部議報可。維時大池水溢。商無挈支。課鮮自出。因許各處有力之家。隨意封納。隨時驗放。萬曆間。侍御汪以時。垣金井賈苑示小三池。天啟六年。侍御黃憲卿。又允勤民之請。於金井南北地中。開荒澆曬。比照壓待商人之例。准以每鹽十車。五車工本。五車自報。此亦同於女池半報義耳。其示小賈苑二池。勤民自備工本澆曬。或准一年一更。或准三年一更。每十車。准以三車工本。七車挨支商人帶報。每年多寡不等。積銖兩

之獲以補正課之欽焉。未久仍闕。迨我
朝康熙十九年。大池水患二次。一望汪洋。商衆援例呈
請暫開垣西小池。澆晒濟課。待大池涸出。仍回本號
侍御曾寅疏請從之。至二十五年。大池水退。修輯告
完。侍御勷信題明停止。將所開畦井塡塞。商回大池
復業。所有採積小池未掣之鹽。立限作正支放。嚴禁
隱存盜賣。今已五易歲青。依然停潦草瀼而已。
按
昌臣曰。以上七池。間雖產鹽。味傷苦淡。歷因池荒。借

著者每每權行通變以濟一時不知各池地在曠野丁役往來輪蹄絡繹本支即定經制而盜攫遞送者不知凡幾矣若議建置則工作浩繁生不敵用總非勝筭或者曰此洵天地自然之利弛以益下不亦可乎曰東池定有唯正之貢西池又有可私之利猾者蹈法恣取賤售以誘愚民民誘引壅是以漏卮之勢困商販矣曰然則旱潦之來非人可料一旦鹽絕課絀爲之柰何曰順承者任天保固者任人凡有官守唯當深渠堅堰綢繆無逸豫計補救使不至坐受灾

困已耳西小諸池端難墾議自開好數

考

十九年池灘各澇鹽花歇絶曾侍御貢以開小池得請黃侍御婁疆任其後酌定均地立畦之法務期公普遲使高夔說奉檄查議詳稱查得永小池傍計地一百二十二畝五分金井池傍地七十三畝三分實四池傍地一百八十七畝五分又東術地十一畝二分五厘喬家淸有地三十畝四分蘇老池傍地一十五畝各地共計四百二十九畝九分五厘應分之商

五百一十三名。池地各有肥磽。商恩揀擇。情之常也。若每池俱令均分。則零星不便經理。坐派又非示公。今議將地分成五百一十三處。每商一名。應得池地八分三厘有畸。隨照地形。長濶方斜。積弓科算。務足八分三厘有畸爲率。用阜吾民之財五字。每池各用一字。挨編五百一十三號。每地一處。編爲一號。自阜字一號編起。池完換字。號數頂接。至財字五百一十三號止。首永小。次金井。次賈凹。次稍家灘。次蘇老前後編定。造成號塊。每號寫造竹籤一枚。傳集各商。從

掌自拈。該課六錠者。拈籤一枝。十二錠者。拈籤二枝。拈着字號。即將商名註定册上。既免目前之趨避。更絶日後之爭持。又議西池原無墻垣。成鹽必皆露積。關防爲難。偷竊最易。茲查西禁門。析去小池。約止二十里。搬置稍便。應將各商收穫之鹽。委場員。逐日盤驗登數具報。隨督各商。運堆西場。以候掣放。庶關防看守。兩有所藉。俱經詳允照行。本司卷案

籥竟

明何東序築西小池垣記

嘉靖癸丑進士歷官副都御史字崇教猗氏縣人

嘗考水不注川滙為藪澤大者曰湖小者曰池曰沼湖陂出自天造豈功及物池沼力墾而成妙用在人縣官總山海開池禦致利以助貢賦上下足以相贍若解之鹽池天造盡人湖陂之利蔑如矣其地左輔巫咸右弼洪流前趾中條後負峨嵋圍會四踰瑶蟠鼎衍薰風一扇萬寶皆呈蓋唐虞中天之會造化尊輿之淵也唐故名靈慶亭淵有將置吏世亭戶至雜遣司空度支雖與古今相終始而緩剔斂發猶未得其術焉本朝稽古應時特置榷鹽之制自郡縣而至

轉運轉相鈎較而專以御史臨之平輕重而權本末均課辦而佐軍興法至密矣歲督十三郡縣徒作中程攷筭四十二萬引移用三藩唯是恒兩病沒恒暘病涸以地聽天其勢不能兩得則有橫汙附池者六曰永小曰賈瓦曰金井僅存其半沸渭滮㴸迄於茲無斁也傜通變張弛之故克節戶井日之需頗收弄可數萬謂之小池鹽先是緣以短垣悠悠淹久陵夷斷柝莫弭盜攘陷民於罔從而獮之以刑殆與開闢牢而發以毒矢何異按其地者𨊵事與議汚更三紀

而莫之或恤。間驅鹽丁版築。鑑午未幾，而操畚鍤入池矣。萬曆戊戌，頤所江公來按鹺，昭智集思，諫正賦以待邦之大用，斂餘貲以待邦之小用。經產雜出，縶棼皆有藉極。暇常簠與循行，不遑監察，日討壁典棼緐而申飭之。會黍孔有徒，窮賈鬻以祈恩，罷帶財曲獻野，壓奪幌公，披龍鱗，蹈虎尾，探繇分於蒯牙鬻齒之中。得司存賑濟銀若干，議徙洋費，僦民之流亢者，鳩而受工，殆二千人，訖討迴池爲垣。叟高尋厚，增陴其上。金井貿瓦，合爲一區。丈迴一千四百有永小自爲

一區。選丈四百池各門一。號尋王尖尋。人給賜家三銖。既事。丈酬食米四銖。悉之金以千餘。肇與三月丙午。五月丁未。告成。悅使民忘其勞。子來成之不日。詢址墉隍。卑增薄培。底填淤加肥之績。絕窪坳重堤之患。國寶在野。栩之惟謹。利用厚生。池無小大。萬商皆當印此公之用非。其意蓋弘遠渙運長佐閭山林君東阿馬君。永嘉陳君等。屬余紀其實。余惟御史奉綸選祭。歲一往代。未有及瓜不代者。今符優游阜囊特達。常條適事。或未稗於觀風之本。公一往三見瓜期

當宁倚毗無二。所急朝夕，所患靡盬。至暑雨風寒，綦炙匽薄而不以言倦。李梅實衰五穀熟戲，消息之數天地不能以雨暘。公升禋昭縟，交修咨典，殷祀池神，條山風洞，剏祀太陽之宇，斯雨斯暘，而無之弗告，精靈盻蠁，鹺花冬實，迸宣釀化，薄海風同。羣小不奉私求。萬乘下藏匹夫，呻吟奔號之聲，未必不爲收蘇頌德矣。覩一節而知百節，固知應條之吏，蔚蒸大平，恤生之倫，咸獲嘉瑞，殆不止一池之利毓已也。不佞草民黯淺，惡能究其端倪，聶蘇老三池，今廢不載

護池灘地

鹽池周圍有護池灘地爲各州縣之分屬者共一萬二千三百四十畝八分六厘八毫内一徵籽粒租銀七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一厘六毫一徵租麥一百八十九石九斗八升三合五勺四抄變價並隨引課起解

地以灘名者蓋近乎水而非湖沼介乎陸而非原隰與池遠必平陂起伏之無常與池接必乾濕出沒之靡定者矣運司志紀乃紐幅員而察及毫厘果何憑起止而別之曰此爲灘此非灘以施弓丈歟乃指徵

租之歲額以立言耳。外此則揭莜麥、蕎、魬鮒、蒲、稜稗

涸沒不時。而難責恒課。以遺包荒之累者。宜乎存而

不論爲多也。現今註在部籍。徵租銀於安邑者。其灘

三。曰張良、東郭、苦池。徵租銀於夏縣者。其灘一。曰苦

池平地。二縣灘租。共銀七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有

零。屬安邑而徵本色之灘有三。曰東郭、曰湯村、曰任

村。例則收麥。其變價銀一百七十兩。九錢八分有零。

同解充餉。其地悉分等則。或銀或麥。按則徵收。彙成

前額以副奏銷。

按

昌臣曰灘地也而有護池之名則地為池設也可知矣設地既以護池則兼治隄宜重池中之課而不重灘上之課更可知矣池僅坐於解州安邑而運志之詳灘地乃有各州縣分屬之文則不問附池與不附池凡係池工而有灘在乎渠之內渠之外堰之上堰之下切乎池之利害者統應名為護池灘地也更可知矣惟是明祚之衰亂階秦隴兵凶相薦運治首被其殃籍書湮沒無從別其灘址之孰為民粮孰為鹽

課耳。爾欲收圖冊之緒論以正之。而一燼於甲申。再燼於己丑。巨室凋零。又何有乎足徵之文獻。故我朝應運。五十年來。政教務求明備。其於鹺務源流。數勞清問。敷奏者未能釐舛。緣以圖籍散亡。徒致憒夫刼灰之酷烈而已。況乎土宇清。則脫漏顯閈華之際。貪黠之奸。競以乾沒爲傑。即若學租既息。石碣具存。頃畝昭著者。猶思盤踞而不舍。惡其害己。方悔去籍之不早。又安有山斷簡殘編。以爲正經界之張本哉。就今之計。無論隸司隸州隸縣。凡有護池之地。以灘名

者遇墾佃之請。唯商則可准。苟非商籍。則池既無休戚。愼勿混名行私。蓋既佃之後。麻麥在野。倘值旱潦示祲。雨則苦漬。灘居堰上者。勢必決堰洩流而以池爲壑。暵則苦乾。灘在渠內者。又必破渠引灌。而留隙泄池。是蓋患飲於隱微。而小利之見悞之耳。不觀夫東郭一灘。久爲民鹽交錯之地。向聽佃而近奉禁墾之令。何歟。深有慮夫佃民之自愛其禾。盜決隄防。以禍我鹺灘故也。

考

籽粒灘地

安邑縣經徵張良村東郭苦池三灘共地六千九百七十九畝五分二釐共銀六百五十兩二分一釐六毫

夏縣經徵苦水池平地一千四百三十畝每歲額徵籽粒銀一百四十三兩四錢

以上二縣共地八千四百九畝五分二釐照上中下不等起科歲共徵銀七百九十三兩四錢二分二釐六毫原係明時晉藩牧地籽粒徵交本藩爲畜牧之

資餉

朝廷，即收解司庫，抵給進城兵壯工食。順治四年裁去

防壯，改解戶部。本司卷案。

小麥變價灘地

本司經歷司徵收，在□邑縣境東郭村、湯王村、任村。

三灘，共地三千九百三十一畝三分四釐八毫，照上

中下不等起科，共徵租麥一百八十九石九斗八升。

三合五勺四抄，每石變價九錢，應變價銀一百七十

兩九錢八分五釐一毫八系六忽，向係蘋池官地佃

租存庫。支抵鹽院公用。康熙七年。奉文解部。本司卷案。

附護池各州縣灘村名目。幷鹽站處所。備勘以防盜鹽。

東郭村灘。在安邑東南十餘里。地大十頃。除現收耔粒之外。奉

旨不許開種。

張良村灘。在安邑境鹽池東北。大百十頃。

苦池灘。在安邑東一十三里。夏縣東山巫咸諸水匯此以達姚渠。以上二灘。除二縣佃租之外。又產蘆。本司有案。

城北灘。在解州城北女鹽池之水。地勢西高東下。

城東灘。在解州城東。內有數泉復𤨏以上諸灘水、長樂灘。在鹽池北七里許、周圍二十餘里。停潦毋不易涸。生魚。

東膏腴灘。在長樂灘西北數里。極西者名西膏腴。又西北十五里。爲西辛庄。

洗馬灘。在西辛庄北二十五里。

南扶灘。在洗馬灘東北。

衛諸灘。在洗馬灘西北。

三婁灘。在衛諸灘西北十里。

羅叉灘。在三婁灘東二十里。

小張塢灘。在羅叉灘北十五里。自洗馬灘以下。諸灘皆平生花鹻。地不可耕。上十條。俱解州志。

卓頭村。在鹽池之北。長樂灘東。離運治十里許。

沙窩村。在鹽池之北。長樂灘之西。離運治三十里。以上二村解州境。

前介村。在運城北門外五里。又名東郭灘。

後介村。在鹽池迤東。離運治三十里。

蚩尤村。在鹽池東南。離運治三十里。

下段村在鹽池東離運治三十里

下王村在鹽池東離運治三十里

李庄村在鹽池東北離運治二十里

小李村在鹽池南與尤村西離運治三十里

北路村在東留灘運治迤北五里以上皆安邑境

祁任村在猗氏縣

南村在臨晉縣南

付村在夏縣南離運治四十里以上諸村皆屬灘地本司有卷

絳縣之白家淵村與橫嶺關坫嶺聞喜之東鎮教場

西關夏縣之落常村安邑之運城北門外與附村鎮各有鹽站地屬鹺務本司存卷

奏議

明房寰查議護池官地疏萬曆七年監臨

臣入境以來見節年水患頻仍鹽池受害詢其故俱稱附池東北有一受水巨區名苦池灘會中條諸山之水洩入姚暹渠以歸黃河灘地形勢載在運志併鹽池錄可考自嘉靖中年水漸乾涸姦民謀占耕植不遂因而投獻晉府稱爲牧馬草場召佃收租年復

一年。日益平阜。水源壅塞。禁墻屢決。職此之由。臣查接管卷內。前灘節經查勘。與王府無干。批詳種種明悉。又該臣親踏姚暹上流。忽至苦池灘中斷。古來處水之說。信乎不謬。其於國計。關係豈淺鮮哉。向聞前灘稅租入府中者什一。入官校者什九。該府獲利甚微。國家受害甚大。縱係欽賜。亦當捐助。保障二池。以垂永賴。況非固有乎。且晉府素負賢聲。義必體國。如真知就中詳細。豈肯與朝廷爭尺寸乎。非請自上裁特行申飭。誠恐姦徒嗜利。復踵前謀。伏望嚴諭該府。

不得聽信姦謀有乖分義仍勅下所司行臣等永為遵守將前灘時加修濬保固鹽池如姦人再以投獻為名該府復假欽賜為詞定將輔導官員叅治擬罝入役按法問遣庶息覬覦之萌而國計有裨多矣

明方啟参占種病池議（嘉靖三十五年任運使湖廣舉人巴陵人）

竊惟鹽池四面高阜池最汙下故四圍築立垣墻池外各為渠堰所以防客水也其環閉灘地遶池而東南延袤稍廣所以殺水勢以護池且備渠道崩潰預防水患也節年以來渠堰稍堅水患漸免灘地之低

窪者蘆葦盛生高燥者五穀可播是以凡勢可得爲輿力所能行者俱假佃種之名以遂侵占之計雖領之於官司而實據之爲已有雖嘗認納其籽粒而實未入於倉廒以官地之所出爲私家益其富其計不亦左乎使無害於鹽地猶之可也今日天時旱澇不常地則原隰不等公私利害人情之向背必偏故當其澇也下隰者不利則暗開近牆之小堰以泄水及其旱也原田必傷則又暗開通流之大渠以灌溉惟知利田以圖已便而不知隄防少滲水勢衝激漫及

禁墻其爲池患豈小哉如以地產養人惜其遺利嘗
於渠堰稍遠之處置土以爲封墩立石以定界限盡
收官宦舉監生員吏承之占種者而入之官召小民
願耕者佃之隨民力而給之頃畝計田畝以科其稅
糧秋夏所入即以充本司官吏俸給原派安邑縣倉
糧行令改派別倉或王祿或邊餉未必無小補云夫
灘地佃之小民必不敢越法以侵渠堰必不敢恃頑
以負公稅渠堰固而客水有所蓄泄公稅足而俸給
有所出辦原派倉糧更資他用除一害而三利興則

是可行耳

花馬池

花馬暨大小共三池在陝西慶陽府寧州之北距府六百餘里與馬槽等九池星列棋布於百里之內若三池之相間里有遠至百者其花馬一池實爲靈州之重鎮而小池則尤控寧夏之全勢者也鹽池也而名以花馬何居蓋池本西秦牧地即土治鹽遂仍其號也疆域方幅統詳全陝鹽法考中夫陝省半食解鹽制沿古昔跡其界址大約以東聯南西聯北界分兩屬猶夫現定官引陝西兩設藩司西延鳳漢分一司平慶臨鞏又分一

司也。西延鳳漢。明初均食解鹽。雖因宋王遵之舊制。而形勢誠所宜然。故弘治間。會典猶有靈鹽仍行平京靜寧政平慶陽等處之令。隆慶四年。延安乃始改食靈鹽嗣雖漢中改食大池。而關南西夏。相隔雲棧。粒鹽迄今未往。空包課累而已。明末鳳翔亦改小池。定例仍銷河東之額引。其以鹽味佳美耶。抑亦轉運爲便耶。借盡產以足解課。雖爲持籌者之達權。而其用心良苦矣。

鳳翔一府。久屬河東。行引一萬六千三百道。納銀六千四百八十八兩四錢。名曰鳳課。夫所領者晉綱之

引而所賣者。秦池之鹽。其在鹽法。實爲僅有。乃讀楊侍御鹽懷瑣錄。有府覆疏通鹽法一串。內云鳳課之例。本府八屬。課引各有定數。課則按年徵完解赴山西運庫交納。引則按年請領。散給里甲派銷領引赴靈支鹽運縣賣完之日。將退引交納。轉繳鹽院。從無壅滯。似乎鹽行引疏。未爲民累也。乃陝志中。先正王錫爵則又云鳳翔一郡。昔與西安同食解鹽。以晉人爲商。領引納課。民間平賈。商人得行鹽之利。百姓無空賠之苦。法最善者。萬曆間。晉人爲知府。晉額遞減

始將鳳翔改食靈鹽。晉商卸擔。鳳屬嗜利之輩。不知利害。遂任為商。嗣因靈鹽窵遠。所得不償所費。而鳳商遂困。引課又不敢欠額。不得已。僉報商人於里下。驅百姓而馱之。無不家產立破。甚有自縊者。有投井者。於是照丁派鹽。自明迄今。莫能拯救。然今之弊不在有私鹽。而在無官鹽。有官鹽。則私販自止。若無官商而復禁私販。不惟無益於國。將小民且無鹽食。必起而報本地之人。又蹈當年故轍矣。為今之計。莫若仍招晉商。不拘解靈二鹽。酌量妥便者。詳明發許。則

國課不虧民困立蘇此上策耳不然守令畏考成而不敢更張百姓受重困而不能聲說非計之善也此則言無商而實累民矣再查順治十二年侍御朱紱因酌覆鹽法之呈請有云鳳府原屬河東池商行鹽之故地自明萬曆四十一年因花馬小池私鹽橫貫解鹽難行遂議以鳳屬改食小池仍在河東納課領引明季闖逆蹂躪小池井坍夫散煎熬無人鳳民納課不得支鹽且鳳翔距花馬小池遠距河東近舍近就遠鳳民何堪宜除包課苦累仍招解商往行解鹽

招有新商胡呂劉等一十七名。上請部議鳳翔八屬食靈州小池之鹽。係萬曆年間所行之例。我
朝定鼎以來。課額不缺。若禁靈鹽而行解鹽。似不合理。相應照舊。不必紛更。招商行鹽之議遂格。至康熙十二年。侍御何元英復以鳳屬有課無鹽。疏稱鳳翔一府。明初原屬晉商遞鹽發賣。萬曆四十年。有改食靈鹽之一議。小民便於食私。因而願賠國課。究無靈池挖井。擧鹽與商遞賣之事。我
朝因之未改。至康熙七年。招商往運。方知靈鹽原無實

事鹽池並無支發鳳屬之鹽若欲鳳商挖井於靈以

供撈運則殘困之民不能越險阻而措巨資是有課

無鹽終爲民累豈足以垂一代之大政請

旨勅部妥議部中仍援順治十二年之覆疏纏結統繹

四詞不獨明末之府覆與三說徑庭即三說亦復各

異其詞矣在王說若無鹽在朱說若無商在何說則

并苦無井夫果民未食鹽而國徒有課大部不便紛

更之議猶爲無儆乎乃並採原議用俟籌國者之留

目即以爲鳳課之發明云至於小池除代辦河東綱

引之鹽外尚有平凉慶陽以及寧夏三路之引課大池則有漢中延安以及定邊營堡之引課西和漳縣則有臨洮鞏昌之引課又有魚河馬湖略行賣綏葭楡林之鍋鹽并洮郡經理之土税其徵觧盤掣專例則在兩藩轉運使應不與謀然奏報統歸直指是督催察核又為直指之有政者也今侍御索公雖有將平慶臨鞏并歸甘肅撫院之請然全陝之池井疆域行銷地方引課名目在河東鹽守者亦不可不盡知之蓋全省果能瞭然則三池自同示掌矣

按

昌臣曰。開歸去而鹽秤僅行半道懷慶改而楊劉叉有鳴雷。是池花豊裕。所慮已在幅員之隘矣。與其爭叱馭之險道以前車。何若溯河流而乘風之爲得也善賈者。其能忘情岐周乎。

考

陝西全省鹽法

陝鹽取給二省。一晋之觧鹽。一秦之邊鹽。食晋鹽者若干郡。食秦鹽者若干郡。晝守閫越久矣其郡分秦

賈前無確指唯宋史乃有觧鹽通商京兆鳳翔同華
耀乾商涇原邠寧儀渭鄜坊丹延環慶秦隴鳳階成
州保安鎮戎軍字様餘行秦鹽可知元初以州縣戸
口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每年頂期差人分道齎引
遍散州縣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至順三年鹽課十
分為率減免四分帖木兒不花及廉訪使胡通奴陝
西百姓許食觧鹽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因大河以
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觧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
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産之禍陝西行

省官及李侍御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韋昌延安與慶
奉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限
以黃河爲界陜西之民從便食用靑紅二鹽解鹽依
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後因運司分辦課額議不合
戶部恭照至元二年例以涇州白家河爲定界聽民
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鹽犯境
侵課中書省如所議行之若明之鹽法始惟靈州鹽
課司西和縣鹽井漳縣鹽井洪武間歲課西和縣一
十三萬一千五百三十斤零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

百七十斤零。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七斤。弘治間。歲辦靈州西和縣漳縣。共三百五十一萬。四千六百七斤零。萬曆六年。歲辦一千三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歲解寧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一十四兩二錢四分。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軍門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四錢四分。其行鹽地方則河東行西安府。鳳翔府。漢中府。陝西行鞏昌府臨洮府。延安府。其行銷掣驗事例。成化二十三年。移鞏

城批驗所於紅德城堡。令縣城乾溝二路鹽車。俱抵慶陽府城市關廂御截商人同御截店主齊執引目赴府驗過乃赴行鹽地方貨賣畢。引目付店主銷繳弘治二年。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凉。靜寧。隆德。政平。慶陽。環縣等處嘉靖八年。議准大池增三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小池增二萬二千四百一十七引每引二錢五分。以引銀一錢共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五兩。送平凉府收貯。專備祿糧十四年。題准靈州小鹽池。額鹽三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馬池一

帑修邊支用其加增鹽三萬引召商開中三邊輪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三十四年奏准陝西行鹽地方每鹽二百斤爲一引每引收銀四錢五分每十引西鹽二分搭配漳鹽八分一切掛號剪角支放禁約巡緝事宜俱聽分守隴右道監理其收貯銀兩於年終解送花馬池管糧衙門交收專備防秋兵馬支用三十五年題准將二池鹽每引定價四錢鹽八石額課新增三七製支餘鹽銀二錢五分收納隆慶四年議准河東運司將延安府地方改食池鹽分示流隴

麟遊五處仍食解鹽。五年。題准。花馬大小二池鹽每引照鹽八石。四倍河東。令各商報納。每引增銀一錢二分。共五錢二分。其臥引銀一錢二分。西路斗底銀一錢五分。共增課銀七千有奇。又按固原志。北四百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暴成粒。無事煑者。所謂青鹽。入藥者也。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一在慶陽紅德堡。巡撫都御史張敷華。以固原經過鹽車。於靜涇二州立廠。市牧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總制秦紘移廠。而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

陽。慶陽兵備主其劄引銀。以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厰置老人斗行。每厰五百引。引以府市。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厘。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引收臥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馬。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知州倪雲鴻。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計一厰五百引。共該銀七十五兩。以備公用。甦里甲之困。然斗行過取斗底。而豪猾爲斗行。倍收私放。官少利。商與里甲受病矣。其監督之員。自成化九年。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運司。幷陝西靈州大小

二池鹽課。其陝西所屬。關內。關南。關西。河西。慶陽等道。河南所屬。河北。汝南。河南等道。各分巡官。帶管鹽法者。悉聽節制。二十三年。奏准慶陽府。每歲委佐貳官一員。監支靈州鹽課司。商人納馬官鹽。及民間食鹽。我

朝定制陝西通省。每年額銷鹽引二十萬四千四百引。內有西鳳、興安二府一州所屬綱引課銀。四萬九千八百九十七兩三錢一分三厘零。係河東運司徵收奏報外。本省徵解。其計歲課。一萬八千一百四兩。三

錢六厘。遇閏加銀四百四十二兩。三錢六分九厘零。

分屬引課目

西安府屬。額銷鹽引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引。額課四萬二千五百七十二兩。八錢一分四厘二毫零。河東運司徵觧。

鳳翔府屬。額銷鹽引一萬六千三百引。額課六千四百八十八兩四錢。河東運司經催管觧。

興安州屬。額銷鹽引二千二十二引。額課八百三十六兩九分八厘八毫零。河東運司徵觧。

延安府屬。額銷花馬大池鹽引。一萬四千四百張。

課二千二百四十六兩四錢。康熙十八年。每引加增銀七分。共加課一千八兩。又照綱引。每引量加三分。共加課四百三十二兩。又徵馬湖峪票稅。一千五百四十四兩。一錢六分。現徵歲課五千二百三十兩五錢六分

漢中府屬。額銷花馬大池鹽引。二萬五千張。額課二千兩。康熙十八年。每引加增銀七分。共加增銀一千七百五十兩。現徵歲課三千七百五十兩。係代大池納課。未曾領鹽。

平慶二府屬。額銷花馬小池鹽引。六萬一千四百四十張。額課七千九十六兩。三錢二分。康熙十八年。每引加增銀七分。共加課四千三百兩八錢。又照綱引每引量加三分。共加課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現徵歲課。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兩三錢二分。

臨洮府屬。原額土稅四十九兩。無引無票。康熙十九年。加丁加引。遂加稅三百二十七兩五錢二毫五絲又照每引加增七分之例。共加稅一百九十八兩四錢八分五厘。現徵歲課五百七十四兩九錢八分五

釐。
鞏昌府屬。額銷鹽引。三千四百六十張。額課三千四百七十三兩六錢九分。康熙十九年。每引加增銀七分。該加課二百四十二兩二錢。共徵課銀三千七百一十五兩八錢九分。遇閏加銀三百九兩六錢五分七釐零。康熙十九年。隴西等八處。按丁加引。九百四十三張。加課九百七十六兩八錢五分四釐一毫六絲六忽。照例每引加增銀七分。該加課六十六兩一分。共課一千四十二兩八錢六分四釐零。遇閏加銀八十六兩九錢五分五釐零。康熙二十

花馬池

年。徽文階三處。按丁加引八百四十五張。加課四百九十兩五錢三分七厘七毫一絲。照例每引加增銀七分。該加課五十九兩一錢五分。共課五百四十九兩六錢八分七厘零。遇閏加銀四十五兩八錢七厘零。現徵歲課五千三百八兩四錢四分一厘零。遇閏加銀四百四十一兩三錢六分九厘有零。

康熙二十九年。侍御索公。請將平慶臨鞏四府。一切鹽課。盡歸甘肅巡撫就近管轄。奉有

俞旨。自本年爲始。河東鹽院。止兼轄延漢二府銀八千

九百八十兩五錢六分。其餘甘肅撫院奏報矣。

秦鹽池聡疆里

慶陽府

大鹽池。自沙漠中來。周八十里。在府北五百餘里。

小鹽池。控寧夏鎮。周二十七里。

花馬池。在府北六百餘里。周四十三里。與馬槽。瀶泥鍋底等池相近。正統中。於此築城建立營寨。屯兵積糧。控制河套。正統三年。添設衛所。遂爲重鎮。

馬槽池。周十七里一百六步。

濫泥池，周九里，一百四十步。
鍋底池，周一十七里，一百八十步。
孛羅池，周二里。
紅柳池，府北，周五十里，一百四十步。
蓮花池，周十里，二百九十步，形如蓮花。
東小池，周三十一里，三百一十步。
狗池，周二百八十里，一百二十步，以上九池，亦產鹽
硝。
寧夏衛

大鹽池。二。在衛北四十里。

小鹽池。在衛北一百七十里。

河套昔有今無。舊志所載。不可沒。故存之。

紅鹽池。在衛城東南。

長鹽池。在衛城西。

鎮番衛

小池。在衛東四十里。

新中沙白鹽池。在衛東五十里。周二里。

三墕白鹽池。在衛南三十里。周三里。

鴛鴦白鹽池。

小鹽池。俱在衛西二百二十里。

永昌衛

白鹽池。

青鹽池。俱在衛東北。

山丹衛

紅鹽池。在衛北四百里

白鹽池。在居延澤之傍。

鎮朔所鹽池。在所西四十里。地産白鹽河西一帶資

金城人皆貧食。

昌臣曰。以上全陝鹽法。本陝省通志而詳節之者。獨馬湖峪之鍋鹽。原爲大明會典所無。志亦不晰顛末。蓋緣起於萬曆四十三年。其先本屯地也。在延安府米脂縣境。磽𥔵難耕。屯丁刮土淋煎。行賣綏榆等處辦糧外。願備廩生銀三百餘兩。以厚斯文。又每鹽一石。請票照行。納稅六分。抵補花馬大池鈌課。崇禎二年。直指李公應期。察造事蹟。榆林監司。始議按鍋計鹽。定票定稅。歸入奏銷。迄今乃有歲額云。

疏議

元帖木兒不花鹽法疏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有無。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戶。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內華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

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二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饑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尙有虧負蓋因戸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撫分高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安能措畫糶終歲之糧不酧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賣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裝運止從各處鹽

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戶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數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內

而來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典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元胡還奏疏 爵里未詳

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爲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因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許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産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産之

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槪均攤解鹽之課。合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

卷字音釋

澥 音蟹渤澥海別支也　滉 音況水深廣貌　瀲 音減與瀲同　朐䏰 潤蠢二音漢中縣名潤蠢蟲也地多此蟲以名縣見晉書、　縣官 讀懸官　埒 音劣封道曰埒又與等同　畦 音奚區也　塍 音成畦埒也　瀴 音瑛瀴溟泠也　熛 音飆火飛也　皛 音杳明也　溔 音杳大水貌　嶵 音罪山貌　岝崿 宅謗二音山貌　嶄 音儳山巉貌　嵺嶆 聊曹二音深空貌　颬 音必颬爽也又泉湧出也　箑 音殺翦也　馺 音撒馬行疾也　斣 同斗　臾 音乎奚舒

之義齲音矩齒腐也埵音朶堅土也墆音盻止也坳與凹同黰音闇不明貌

鄜音孚州名在延安府汧音牽水名

河東鹽政彙纂卷之一終